

王秀辉/文

已是春天了，从江南吹来绿绿的风，柔柔的，也刚好吹绿了门前那一排排诗意的柳。

说它是“诗意的柳”，绝不是我矫情，更不是我多情，有诗为证：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绿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文人尚且如此多情，我又何妨不能多添几笔？

况且，诗人们都说，江南的柳也如江南的女子一样优美、恬静。到底如何，我一直在春天里找寻着答案。

亦如江南不是我的故乡，我却梦里去了江南几回，那春风、那柳岸、那姑娘

只可惜，小楼一夜听春雨，醒来，心还是不由得起了风尘之叹！

诗意的柳，我见过最美的不是在江南，也不是我门前那一排排醉过我眼眸的柳。我见过的那一片绿海是在北京的颐和园。虽然那已是去年的事了，如今春风又起，眼前仿佛又是那年景象：满眼葱茏，一排排柳条随风摇曳，婆娑起舞，疏密相间的柳条织成一缕翠绿翠绿的轻纱，似帷幕，掩映着皇城深宫那一层层

青砖黛瓦下面的秘密。

追溯历史，透过层层叠叠的树缝，那点点阳光犹如粼粼碧波，似乎向人们揭开了那神秘的面纱。

岁月匆匆，时间在柳枝上绿了又枯，枯了又绿，曾经的曾经却一去不返。能被岁月记住的，或许，只有打烙在我们心里的那些美好和岁月的沧桑。

无论怎样，我还是喜欢被春风吹拂的细柳，喜欢那些被文人墨客宠爱过的赋予了诗意的柳，陌上杨柳色，柳下小池塘，无论在哪，文人笔下的柳都是那么美、那么多情。一平一仄，每一株细柳都如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，风情万种。试问，世间若真有如此女子，人间又有何求？

只可惜，红尘如梦，纵是柳色青青，世人终要问：情为何物？

是啊！情为何物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，道不尽的还是柳永的一纸离情。再比如，羌笛何须怨杨柳，不也是写尽了诗人生之涣的悲欢之情吗？

难道不是吗？陌上红尘，一诗一画，或情，或爱，缘聚，缘散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亦如一颗被诗意缠绕的心，纷纷扰扰中谁也说不清楚是遗憾还是酸楚，答案，或许只能交付于时间，在每一个春去春又回中体会一株写满诗意的柳到底有多么美好、多么浪漫。

写满诗意的柳



绝处逢生第十四章

燃眉之急（上）

江鑫荣/文

这天，薛承正在伏案工作，喻婧突然推门进来，神色显得非常慌张，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，她那一贯优雅的仪态荡然无存。薛总，出大事了。

薛承被她的声音突然惊扰到，整颗心顿时抽搐了一下，出什么事了？

喻婧压住剧烈起伏的胸脯，稍微缓了缓气，会展中心的项目经理不见了！

薛承惊讶地看着她，问道：任立弘？他怎么了？

喻婧赶紧回答：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，问过项目部的同事，说他三天前就没有在施工现场出现过了。

他不是祁阳本地的吗？去他家里找过没有？薛承吃惊道。

全都找过了，就是不见他的踪影。喻婧立马说。

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了！薛承即刻就发起火来，失联都快三天了，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觉察到？

这个项目进展一直很顺利，早上项目部的人突然打电话过来说现场变得乱糟糟，怎么也找不到负责人，所以才向总公司询问情况。喻婧赶紧解释。

薛承顿感事态严重，立马起身说道：走！我们马上赶去现场看看。

几根烟的工夫，他俩就赶到会展中心项目部，方才在车上，薛承打了好几通电话，始终问不到任立弘的行踪，各方的信息反馈过来，都说有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。

薛承刚下车，项目部几个管理员就围住他大倒苦水，有的说工人不给干活，有的说建筑材料缺了几天还不到位，也有的说找不到主事的任经理。薛承费了一番工夫才弄清事情的大致情况，原来是其中一个带班的工头和任立弘同时消失了。这两天就要铺设地下停车库的防水材料，但是货物被供货商拖延至今还没有运送到现场，导致其他工作无法有序进行。

随即，他又来到施工现场，偌大的工地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还在干活，许多人闲坐在那里聊天，据管理员说其余的人都在棚区怠工。

简直是胡闹！薛承骂了一声，又疾步往棚区走去。等到了那里，他跟几个管理员说：你们去把他们给我请出来，我有话要对他们说。

几个管理员收到指示，立刻小跑过去轮番敲门，才一袋烟的时间，倒也把工人们全集合起来。

薛承看他们站得东倒西歪的样子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扯开嗓子就发火道：你们为什么不出工，这大白天的都窝在宿舍里干嘛？

一些人充耳不闻，一些人还在嬉笑，还有一些人索性在交头接耳，但大家几乎是达成一致地不理睬他。

薛承见他们无动于衷，又厉声说：你们都闲在那里干吗？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要及时跟我们的管理员沟通，我们肯定会认真对待，但是你们无故罢工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
此时，为首的一位民工粗声道：还说个屁啊，我们工头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我们一群人的工资还怎么算呢？

话音刚落，人群中顿时像炸开了锅一般，一部分人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，大声鼓噪道：老张说得对，人都跑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

不用说别的，先把我们的工资结了再说。有人喊道。

对！不结工资的话，我们就不干活了，叫市长过来也没用。又有人喊道。

你们冷静一下，全都静一静！薛承举手示意大家先别说话。

结果工人们继续七嘴八舌，谁也不理睬他。喻婧见场面乱成一锅粥，低咕一声：对牛弹琴，然后跑到项目部，拿了个扩音器给薛承。

大家先冷静下来，听我把话讲完。薛承对着扩音器突然喊道，刺耳的声音着实把这群人吓了一跳，便突然安静下来，抬起头盯着他。

薛承一见起了效果，赶紧举起扩音器，一脸诚恳地说：我说兄弟们，你们干着急也不是办法！这工头不见了，又不是天塌下来了，大家不要太着急。

你说得倒是轻巧，这钱都被他卷跑了，活都白干了，你让我们怎么不着急啊？为首的民工举起双手挥舞道。

薛承马上说：我先声明一点，你们这是给公司干活，不是给工头干活。这工头不见了，不是还有我们公司在啊，大家不要着急。你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少要养活，不干活，哪来的钱养家啊？你们这一罢工，不是延误了工期吗？这对你们和公司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啊！

我们不听你的大道理，养家是我们的事情，但开工钱是工头的事情。我们只要工头交出我们的血汗钱，我们就干活，工期延误不延误，关我们屁事啊！人群中有人情绪激动地喊道，立马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上保山 静默了

的轻脆，轻得让原本日渐粗糙的心也柔了、软了。是的，一路行来，除了偶尔的几声虫啾与几串鸟鸣，就是春末夏初凉风的低语。我们几乎没有碰到其他什么游者，只是在途中偶遇过仨人，两个气喘如牛的中年男子，一个身轻如燕的小子，再有就是山顶上一辆越野车在蜗行，没有了印象里的那种速度与激情，哦，还有三两个沿路兜售水果与饮料的村妇村夫，其他就是满山的绿树，与穿梭在绿树间的风。全然没有了当年的热闹与人头。

不记得是多少年之前了，我们也都登过上保山，那时我们是众多慕名者中的一组。上保山的红火，是由于一队户外驴友，偶进此山，又恰好山上杜鹃殷红，于是上保山也就此红了。慕名而来的驴友、闲人，当然还有寻求刺激的越野者是漫山遍野的。游者的惊艳声、追逐声、喧哗声、尖叫声，当然更有越野车带来的心跳声，声声入耳。那时的上保山，人比花盛。山失去了原有静默，失去了应有的模样，失去了应有的尊严。上保山以花里胡哨的形象频频出现在网络上，我想那绝不是上保山想要的。山应该有山的姿势，岿然静默于天地之间。

而如今，喜新厌旧的人群，肯定有了更

好的赏花、越野的去处，就弃了原先的热情。前不久乐清太湖尖的柴爿花，现下天台华顶的杜鹃，映红了满屏的朋友圈。于是上保山在时间的浊流中失宠了，却也因此有幸回复了原样，清清爽爽，安安静静，一如下山时途经的那些早已废弃的村庄民居，在山风山雨的轻抚或暴虐下，虽然残败，但是青石依旧坚韧，时光不蚀青石屋的清秀容颜，在这山的一角不离不弃地坚守，见证着上保山古往今来的这份静默。

时尚生活，登山成为现代都市人休闲生活的标配，而上保山没有献媚于世俗，依然以素颜的妆容静默在温岭小城的一角，没有弃妇般的悲楚与幽怨，反而自我苍翠。山虫在她怀里戏耍，山风在她眉间发梢放肆，她也只是安然轻笑。

是啊，静默如山，稳重如山，屹立如山，山的原貌不就是应像今日的上保山吗？也许所有事物找回初心都需要历经一番喧嚣，喧嚣后的安宁，才是生命最初的静，灵魂深处的静。而今日的上保山就是这样的静。喜欢在这初夏将至的山风中，让上保山的这份静无限度氤氲在容易狂躁的胸腔里。

解放塘与赶小海

万雄兵勇将，仿佛那甜甜的秸秆啊，立刻变成锐利的刀枪，在战争话语充斥的年代，男孩子唯一的想象就是如何打仗。

小孩毕竟嘴馋，于是就相约去偷甘蔗，甘蔗很高，青皮的，很硬，所以扳不倒，我们就学赛跑冲刺，到跟前，两腿飞起，咔嚓一声，一根甘蔗就被踢断了，然后剥去叶子，用牙咬开甘蔗皮就有滋有味地啃起来，常啃得嘴角起泡，手也常被甘蔗叶划出口子。偶尔也有出状况的时候，农场的工作人员看到甘蔗叶一阵狂抖，追赶过来，我们就哧溜跳到河道中央的水泥船上，撑起长篙，追赶的人就在岸上狠狠地骂，骂几声后不忘补上一句：小屁孩，要记得把船给我摇回来，然后背着手踱回去，我们如同打了一场胜仗，欢呼雀跃。

农场的边上是海塘，翻过海塘就是滩涂地，滩涂地可是孩子玩耍的天堂。

我们常翻着日历牌看退潮时间，然后提着小木桶去赶小海。赶小海要爬过高高的解放塘。那时，总是个头大的孩子领头，小的依次跟着，海塘根处有很多石头，石头上长满了贝壳，在泥土下，看不

见，孩子们一脚踩下去，小腿就会被划出一道口子，海水是咸的，浸着，生疼生疼，所以做出这种牺牲的都是个头大的，小的则踩着大个的脚印前进。

海滩上有泥螺、香螺、钉螺、蛏子、螃蟹、跳跳鱼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小鱼小虾。我们在滩涂上掏螃蟹的洞巢，也有被螃蟹的大螯钳得嗷嗷大叫的时候，几个人合捉那滑溜的跳跳鱼，成功的几率很低。阳光暖暖地撒在滩涂上，泥土的草腥

味掺和着海水的咸涩味在四周弥漫开来，所有关乎大海的体悟可以固化，可以液化，也可以汽化。懒得捡海螺了，孩子们就开始在滩涂地里追逐打闹，相互往对方脸上头发上抹泥土。海水就在不远处流淌着，平和得如一汪河水。涨潮时，孩子们提着木桶上岸，互相比较着木桶里爬着的、跳着的小海鲜，沾着一身污泥，很是欢喜地回家。

大人们不关心我们的战利品，一边扒拉下我们的衣服，一边数落着，可我们不一样，在月光下，吸着自己捡来的海螺，特别的兴奋。

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，记忆也如墙上的日历一样泛黄，斑驳的日子里总有一种感觉在我驻足回眸时温暖着我的视野。

这次回家，看到绵长的海塘还在，只是一排排的马尾松早已被砍伐殆尽，解放塘农场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汽摩工业园区，造了很多的房子，曾经河网交织、沃田相接的解放塘农场现在只是一个路牌、一个标志，解放塘最终成了一代人热血沸腾的记忆，在海风中沉淀成一个永远也做不完的梦，被抽象，被删减。

入海口的礁石被炸了，造了一个很大的污水处理厂，满是油污的滩涂再也没人撒网捕鱼，再也看不到种蛏子的渔民蹬着旱船在滩涂上划过后留下的长长沟槽，长满高高的芦荻的滩涂虽然还能看到一些小鱼小虾小螃蟹，却再也听不到孩子们赶小海的欢声笑语了。

只有那壮观又雄阔的海塘依旧默默地看着潮涨潮落，或许它还能想起小镇上的一群孩子赶小海的往事。

缅怀红军烈士柳苦民

陈尧州/文

苦民花坞建红军，壮怀激烈济世穷。
抗租反霸恶腐恶，三破围剿建奇功。
乐清劫狱神通显，设伏横床斩黑熊。
血洒老区志不移，笑看党旗舞东风。